

温情之间寻求平衡支点

被需要的美好

手机屏幕亮起,是母亲发来的消息:“这个月还够花吗?”后面跟着个俏皮的笑脸。我盯着那行字,手指悬在键盘上,那句“够了”打了又删。终究还是回了三个字:“差点儿。”

不过5分钟,转账提示音清脆地响起。不多,恰是能让月底松快些的数目。附言只有一句:“买点好吃的。”

这便是我与父母之间心照不宣的“喂老”了——像幼鸟轻轻啄食母鸟衔来的浆果,不过分,不贪婪,只是生活间隙里一点恰到好处的补给。

想起小时候,也是这样“喂”着父母的爱。放学路上喂一根他们买的冰棍,糖水顺着木柄流到手上,黏糊糊的甜;考试前喂一口他们泡的浓茶,苦涩后是悠长的回甘。那时的“喂”,理直气壮,仿佛他们的口袋是取之不尽的宝囊。

长大后,这份“喂”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明明是他们先说:“有困难一定要说。”可真开了口,又觉得自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直到有一次,父亲在电话里说:“你偶尔要一点,我们才觉得还被需要着。”

忽然就明白了,这轻轻的“喂”,喂的不是那几百块钱,是依然能向他们撒个娇的权利,是他们确认自己还在被子女依赖的凭证。我想,所谓亲情,大概就是永远有地方可以让你轻轻“喂”上一口。不沉重,不羞耻,只是一个温柔的连接。

张音

最温暖的“喂老”

父母都年已八旬,靠着稳定的退休金,日子过得简单却充裕。可在我54岁的年纪,他们依然把我当作那个需要被细心呵护的孩子。每到周末,只要没有特别的事,我总会抽空去看望他们。推开那扇熟悉的门,迎接我的永远是两张温和的笑脸,和他们眼中不曾褪色的牵挂。

我像往常一样卷起袖子,打扫屋子、整理旧物,再下厨做几道他们爱吃的菜。每次临走时,母亲总会悄悄走近,往我口袋里塞些零用钱。这个动作她已经重复了数十年——从我还是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,到如今已年过半百。我总推辞,让他们留着自己用。母亲却执意要给,一边整理我的衣领一边说:“拿着吧,爸妈这里够用。”

如今,我也开始学着用他们爱我的方式去爱他们——在母亲递来温水时自然地接过,在父亲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时给他一些简单的小任务。我明白,最好的孝顺,不仅是照顾他们的生活,更是成全他们那份互相惦念对方的心愿。

这种被父母始终当作孩子疼爱的幸福,这种在付出中同样感受到被呵护的温暖,让我深深体会到——世间最温暖的“喂老”,莫过于此。它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与付出,而是两代人之间绵延不绝的爱的循环。

马翔



当“啃老”换上温情外衣

小区快递站的张姐最近总唉声叹气,起因是她30岁的儿子又一次辞了职,窝在房间里打游戏,每天三餐都要她端到门口。

“喂老”这个词,张姐第一次听说,是她儿子刚从外地回来,手里攥着一张离职证明,嬉皮笑脸地说:“妈,外面工作太累,我回来一阵子,等攒够力气再出发。”那时张姐心疼儿子在外受了委屈,没多想就应了下来,每天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菜,还偷偷往他钱包里塞钱。可这一“喂”,就是3年。

直到有一天,张姐在菜市场晕倒,被送到医院后,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。躺在病床上,她看着儿子手忙脚乱地给自己端水、喂药,心里既欣慰又难过。儿子坐在床边,小声说:“妈,对不起,以前是我懂事,总想着靠你,我一定好好找工作,再也不让你受累了。”

从那以后,张姐的儿子真的变了。他开始主动出去面试,虽然屡屡碰壁,却也没有放弃。有次我在小区门口遇见他,他手里拿着一份简历,正要去参加面试,看见我,笑着说:“阿姨,以前我总觉得依靠父母很容易,现在才知道,靠自己的双手吃饭,才最踏实。”

如今,张姐的儿子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虽然工资不高,却足够养活自己。每天下班回家,他都会帮张姐做饭、打扫卫生,周末还会陪张姐去公园散步。张姐逢人就说:“以前总怕他长不大,现在才明白,孩子总要自己摔跟头,才能真正成熟。”

沈明仙

『喂老』时代



在当下社会,“喂老”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话题,更是一个复杂的情感课题。它可以是子女初入社会时的坚实后盾,也可以是祖辈享受天伦之乐的精神慰藉。但现实中,当付出的尺度与索取的频率失去平衡,便容易引发“副作用”。浙里养俱乐部会员分享了他们的心路历程,在困惑与觉醒之间,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,照见彼此,寻得一份更健康、更长久的亲情之道。